

瓜 王

編 蘭 林



557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民 間 童 話 集 之 四

瓜 王

林 蘭 編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933



目錄

531.52
878

雨仙爹的故事……………一

馬臘梅脫甲……………一〇

屋漏的故事……………一四

神仙樹……………一八

吹簫者的奇遇……………二一

受氣筒……………二四

金萬兩……………二八

瓜王……………三四

羣妖精救老太太的故事……………三八

國家圖書館



001685472

蝦蟆兒	四一
不見黃河心不死	五〇
老天娘的故事	五九
王大傻的故事	六二
醬魚店	八七
鹿的故事	九三
小貨郎	九八
老婆婆與獬豸	一一一

民間童話集（四）

雨仙爹的故事

鄭玄珠

雨仙爹生出世，沒有多久，父母就相繼逝世了：只靠着他兄嫂耕田過活。

他小的時候，已有了法術；並且是個很頑皮的孩子。

有一天，和他的小同伴牽牛到郊外的墓地去吃草，這些小同伴之中，有一個不曉得甚麼事故撞着他；所以雨仙爹很想嚇他一下，就到墓前拾了一個蚶殼錢（即蚶殼），輕輕地蓋在他同伴的牛背上，忽地那牛就看不見了。

一會兒，那個同伴要牽牛去溪邊喝水，那裏有牛兒，墓前墓後總

尋不着，心裏不免疑心到雨仙爹身上來，以爲雨仙爹牽到旁的地方藏了起來，回頭向雨仙爹討牛，雨仙爹那黑肯承認。後經公正人調解，那同伴向雨仙爹行一跪拜禮，然後雨仙爹才把那蚶殼錢拾開，牛兒依然如舊在吃草，大家見了都覺駭異。

雨仙爹還有一樁怪習慣，好吃人家的飯鉢頭（煮熟了飯首先吃之謂），有一天，田畝中的稻正成熟，哥哥雇了多人相幫刈稻，刈了一擔擔挑來屋前面的壙場晒乾，午飯時候，哥哥同些雇人都要進去吃飯，叫雨仙爹在外面看穀。雨仙爹恐午飯的飯鉢頭吃不着，急將頭戴的小竹笠，拿在手，向天空裏扇了幾下，霎時間，遍空烏雲，大雨如注。哥哥和那些雇人，不及吃飯，出來忙着收穀，雨仙爹閃在一旁，溜到裏面去吃飯鉢頭。雨下得太大了，穀收沒有一半，一部分却被雨

水刮下溪裏去，他哥哥非常懊惱；碰巧，雨仙爹在裏面吃飽了飯出來，從容地剔他的牙屎，惹得他哥哥怒從心起，大罵一頓，爲的是他逃懶沒有來相幫。

雨仙爹說：『不要忙！還你的穀一粒不少來。』他便叫人到溪邊的溝門口，把密笏撈將起來，呀！果然刮去的穀，一粒不曾少。

一次，他哥哥不在家，家裏煮飯的燃料正完，嫂嫂叫他上山去取山草，他滿口答應，第二天清早，嫂嫂和他預備好一枝尖擔（挑東西的橫兩端尖的），兩條麻索，一個飯包（以布裹飯，山上充飢）雨仙爹揹了擔索和人家同上山來。

到了山上，大家忙着刈草，但他却不，揀個大青石頭，解裹飯來吃。吃飽了放下身子睡覺，看看太陽快要下山了，大家已都挑着山草

回家，看見雨仙爹正在做夢，喊他起來，警告他快些去取山草，趕緊回家，才免得嫂嫂的一頓打罵。但是雨仙爹醒了並不去取山草，却去山下撥了一地黏土，做了幾十個小泥人，肩上各挑着一担山草，大家剛剛回到家，他也引着幾十個人挑山草在後面來。

有一次，也是因爲沒有燃料，嫂嫂對他說：『燃料完了，你應快去取些柴草來，不然，好燒你脛骨？』雨仙爹說：『好！要燒我脛骨來也！』說了一面將右腳伸到灶裏去，但見家中的桌腳椅腳都燒着。

再一次，也是因爲燃料的事，給他嫂嫂纏得沒法子，便對她說：『你可站在粉牆內面，我到外邊，將稻一束束擲過來，你在裏面接，切勿和我問話，』他嫂嫂也就答應了。

雨仙爹在粉牆外，撮了幾條稻稿，分爲無數小段，每小段稻稿

攪過牆來，即成一大束稻草。他嫂嫂在內面接了一會，很覺疲乏，有點不能支持了，問道：『草完了沒有。』呀！給她一問，牆外的草已再不會過牆來了。

雨仙爺年事稍長，當然要幫他哥哥的忙，弟兄兩個時常挑米去城中糶。一次，早飯好了，哥哥怕他落後，趕不着人家，所以催促他挑米先行，他說：『你儘管先跑，無論如何，我總要先哥哥到城的。』

日將晌午時候，他哥哥看看還在遠遠的地方，挑着米，一步步捱近城來，汗息不止。但雨仙爺已在城中坐候了好久了。

一次，挑米到半途，看見一個農人在田裏插秧，雨仙爺有意揶揄他，便對他說：『你這一間屋地大小的田，我挑米到城回來，你還是插不了。』那農人笑說：『那有的事，轉瞬間就可插好的。』雨仙爺

說：『你可信嗎？』農人說：『不信。』雨仙爺當那農人不注意，將脚底下的草鞋，脫了一隻，丟在田角裏，然後才挑米望城中去。

這里那農人正在笑雨仙爺這樣說話，要一口氣將田插盡；不道背後的田角裏，忽然嘩撲的響，一尾十來斤的大草魚在亂撞亂鑽，那農人見了，舍了插田，過來捉魚，誰想人一近邊，魚已不見動靜，等他轉身彎着背插秧，魚又顯現在跳，他又過來捉，這樣惹的他無心插田。

下午雨仙爺回來，見田仍未插完，便道：『我的話信了嗎？』然後偷偷地將田角裏的草鞋吊了起來，田裏霎時寂靜，那農人才得安然插好了田。

這下面是雨仙爺最後的一段故事，這一次也是因爲挑米上城的。

那時四方亢旱，全縣人民很是憂怨。一天，縣老爺齋戒沐浴，虔誠地，搭個高高的檯，在空中求雨，全縣人民到得異常擁擠。雨仙爺也趁着去看，不知怎地，指着縣老爺罵道：『這猪官狗官，那里求得到雨，假如我求，到了午時三刻，要他一陣傾盆大雨。』

誰知這話就有人報告縣老爺，立地派人拿下，將他擁到檯上，壇下滿堆着乾柴，準備午時三刻沒雨，好待放火燒。

一刻，雨仙爺在壇上，大家看午時三刻到了，還沒有雨，壇下的人正待放火燒他。只見雨仙爺不慌不忙，手拿個小笠兒，望空扇了三下，頓時天脚密雲四起，大雨傾瀉而下。

甘雨下足了，雨仙爺飛身下壇要走，縣老爺見了緊緊追來，這是因他求雨有功，急要封他，雨仙爺以爲是要殺他；一直跑到山脚，已

是走頭無路了；不道那里有一株多年大樟樹，雨仙爺到那里，側身閃入樟樹裏，只餘指甲和頭髮遺脫在外邊。縣老爺追到那里，見了異樣惋惜，所以封他「雨仙爺」。

後來，里人不忘他的功德，把樟樹砍將下來，刻爲雨仙爺像，那些指甲頭髮也都附麗在木像上。聽說雨仙爺的木像現在他的故鄉登岡山，靈驗非常。

附：雨仙爹的故事很多，我們生長潮梅的人，誰都可知道一點。除現在所錄的，怕還有不少遺漏。雨仙爹因有確鑿的遺跡（登岡山有雨仙爹手疊的小石塔）助增他故事的流傳力不少，不似那些荒渺無稽之容易堙滅。怪有趣的，我們潮州府志裏面也有一段關於雨仙爺的話，錄下：『孫道者（即雨仙爺）揭陽桃山都人，乾道九年，生父早喪，育於兄。九歲時，嫂晒穀命護雞。道者謂嫂曰：「雨且至。」嫂嘗曰：

「烈日安得有雨。」道者以竿揮之，雨大至。嘗牧牛，以竹枝插而圍之，牛不敢逸。年十二同兄至郡城，時值大旱，官民集諸法師屢禱弗應，道者潛謂兄曰：「禱雨不難，何官吏之庸庸也。」語漸達左右，長吏怒而繫之，詰曰：「若能禱雨乎？」應曰：「能。」長吏曰：「禱弗應，卽畀之火。」道者登台拜五方畢，不假符咒，第以笠向空招之，須臾，片雲勃起，四邊盡黑，雨下如注，……年十三，忽昇樹巔，雷雨大作，見道者冉冉騰雲而上……」

十七，三

馬臘梅脫甲

馬臘梅自幼沒了父母，受哥嫂養育。她的容貌很醜：小黃臉上滿散着黑大麻子，頭頂罩着禿瘡痂，栽了幾根稀疏黃髮，就束籠不來，束着散了，直是亂蓬蓬的，好像亂插草，至于身子到腳底板和頭是一致的。

一天，她嫂給她梳頭髮，笑道：「幾根黃毛翼，這將來怎樣嫁出！」

「嫁時，踏着你上馬！」

「看你那樣子吧！」

她嫂子叫她每日裏不是放豬，便是放牛，但她很淘氣的，常常損

壞人家的田禾及樹木。她嫂子受人家的責罵多了，才想出個辦法，來難爲她。那就是每出外牧放，還得帶些棉花去紡。

她帶棉花往野間去，把這樹上掛點，那樹上掛點。滿枝頭好像出白髮白鬚似的，她却依然玩耍作害；或坐在樹枝上，手攀着，腳懸着，上下搖晃，並唱道：

「桑葉黃，

柳葉長，

我給朝廷當娘娘。」

到了天晚歸家時，所掛的棉花都變作線了。

人家還說她作害，她嫂子以爲她仍有暇去玩，就將棉花增加了些。越增越多，無論多少，天晚是要成線的。然而她消閒，作害，與

前一樣。

朝廷下的軍師算着娘娘早就出世了；於是遣派使臣到各處調查，使者訪到馬臘梅門前了。那時正當日午，房上兩端忽然有兩隻雄雞，伸長頸兒喔喔啼叫。使者一見，心機猛醒，就一擁進去，跪倒在地，口呼「皇后」不止，她的哥嫂嚇得魂飛了，說家裏祇有個黃毛丫頭，那裏有皇后。使者無論怎樣非要把馬臘梅請上輦去不可，哥嫂也沒辦法；她呢，慷慨應允了。

她那樣醜陋不堪，嫂子也得給她梳洗梳洗，像個樣子。又想想妹子要出閣去了，無論平日怎樣不叫她吃飽飯，不給她修飾身首，但牧豬放年也算狠幸苦的，於是向她道：

「你吃什麼飯？眼看就要到時候了。」

「給我煮些米湯吧！」

「你還是不知大小，眼看要起身，不怕那稀水嗎？」

「喝米湯的！喝米湯的！」

她嫂子氣得肚裏骨骨響，又好笑她不知世故，祇得從她這向來沒要求過的，最後的要來，就煮了一鍋米湯。馬臘梅一氣把一鍋喝完，口含着一包米花。

她上馬去，到了馬前，米花吐了一地，變成金珠子，在地上亂滾。嫂子一瞥着，俯身就去搶拾，她趁勢踏往她的背上；「花拉」一響，禿瘡，麻子，破衣，襠褲，脫離身軀，換成了個烏髮艷容，服飾輝皇的絕代美人，前呼後擁，揚長而去了。

屋漏的故事

忠一述

從前有一個農夫，同他的女兒三姐度日。

一天他牽着他的小驢——他最得意的小驢，到山上去吃草，被小賊看見了，小賊不覺喜形于色，心中自忖道：『我若偷到這匹可意的小走驢，那多樣方便呢！今天晚上去把牠盜來，我就再不用愁行走的苦勞了。……』恰巧牠（他的小驢）又被老虎看上了，老虎見牠長得周正伶俐，就聯想到牠的香甜的肉味，但礙于牠的主人，所以決定在晚間去吃牠。

烏雲布滿了天空，遮住閃閃的星光，把大地變成漆黑，絲絲的細雨隨風成了銳角拍拍的亂洒窗戶，小賊從挖的窟窿裏鑽進驢欄，才

欲牽驢出走時，老農夫出戶收拾零什器具，所以只得匿到屋角，以待人靜，這時老虎也到驢欄中，但以有人的聲息，也未敢大嘯。

『還有什麼東西怕濕（食）呢？』農夫問三姐。

『院南邊的燎壺（老虎）不怕嗎？』三姐帶問的回答。

『不怕燎壺（老虎），就怕雨大屋漏了！』農夫說。

老虎聽得『不怕老虎，就怕屋漏』，嚇得提心跳膽，滿身穀觶起來，牠不知屋漏多樣凶惡，多樣利害呢！

小賊乘農夫歸臥，跨上驢背，那料錯騎老虎，虎以爲來了適才農夫所說的屋漏，駭極，奔往深山。

小賊知自己錯騎了老虎，心中不覺害怕起來，乃乘勢跳下，扒在一棵古茂的松樹上。

老虎正在狂奔的時候，遇着一隻猿猴。

『虎大哥！』猴驚異的說：『怎麼這樣的沒命的飛奔呢！』』

『咳！』虎略一定神急喘着說：『猴弟！差，差不多叫屋漏傷了命，幸，幸我，我跑得快——』

『什麼？屋漏？』

『啊！屋漏！』

『那來的屋漏，我就沒有聽見過。別胡說啦，那來的屋漏，從來沒有聽見這個名兒！』

『實在！不信，我領你去瞧一瞧。』

『好，我去看看。』猴子爲驚異所驅使，要去看看。但因老虎的恐嚇，心中也有幾分害怕。於是找到一條繩子，一頭繫在猴子腿

上，一端栓在虎的脖間。相約猴子搖頭的時候，老虎就曳着猴子跑，預備着勿遭屋漏的毒手。

老虎領着猴子隨原路而回。不一回走到小賊攀援的松下。猴子見樹上原來是人，就緣幹直上，小賊見猴勢來得凶猛，嚇得魂不附體，直急得薄屎亂冒。那薄屎落到猴頭上，把猴子的眼睛迷糊得一點也不見。牠忙中忘約，就把頭搖了兩搖，虎見搖頭，急忙奔跑。經了些深壑巨巖，虎憊乏了，才往下一看，只曳着一條鮮血淋漓有皮沒毛的腿。於是虎乃驚服而嘆曰：

『屋漏到底利害！跑得這樣快還把猴身抓下了呢！』

神仙樹

劉風梧

神仙樹是一株老棟樹，在漣水城內東北隅的護城堤的斜坡下，此樹現在已要枯死了。小時常聽說關於此樹的故事，現在還能記得，所以把牠寫出來。

有一個人從江南某大埠歸來，替他的同鄉某老翁帶封信回來。那老翁是在那兒開一另大商店，老翁請那人將信送到城內東北隅的一株樹下，並教他繞着樹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隨後就喊「接信哪」，就有人來接了。

那人到家後，就把信送去，到城東北隅護城堤邊一看祇有一株老棟樹長在堤坡上，樹下面就是路，路旁就是內湖。他就照着那老翁的話：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隨後就喊「接信哪」，果然，一轉眼間，

在他的前面忽現出一片樓房來。他很覺詫異，俄而大門開開，走出一個人來，將信接了，並邀他到家裏吃飯，吃飯後，他要走了，主人送他一碗大麥。他出了門回頭一看，什麼都沒有，祇有一株老樹。他好像做夢似的向家裏走着，他想起了人家送他的一碗大麥。他說『大麥有什麼用？誰家沒有？』於是他走一路撒一路，待到家已被他撒得還餘十幾粒。他再仔細一看，全是金的。他懊悔得很，又回來找，在路上一遇見了一個人，手內拾得很多，他就向那人討。那人說，『可以給你的，但是你要告訴我，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將他經過的一切情形告訴那人，那人說，『來，來，跟我來！』他就跟那人到他家裏，那人將他左手寫個閃字，右手寫個雷字。那人說：『你再如先前一樣去喊接信，你看見了人，你先把左手舉起來一張，再把右手舉起來

一張，隨後你再到我這兒來拿金大麥。」他聽那人的話，就去了。

原來那人姓周名一清，是有名的神筆手。他有一枝筆，寫什麼就是什麼，畫什麼就是什麼，所以人皆叫他爲活神仙，叫他的筆爲神筆。

他去了，如先前一樣，遇見了那人，他把左手舉起一張，一道紫閃，又把右手舉起一張，一聲鏘鏘響雷，他再定神一看，什末也沒有，祇是樹的外面有點受傷。

他將要回頭走，而周一清已到了，說道，「未中！未中！可惜走了！」他問他什麼道理。他說，「這定是什麼妖怪成了精，可惜被他跑了！」

這事發生了以後，人皆叫那株棟樹爲神仙樹。

吹簫者的奇遇

葉鏡銘

有一對老夫婦，生了一個兒子很不肖，終日以吹簫爲樂，別的事一些不肯做。他父親頗不以爲然。起初倒還忍耐着，後來實在忍不住了，對他說：

『不要再吹了！聽見沒有？如果你不聽，我要叫人把你拖出去溺死的呢！』

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仍只管吹。他父親終於叫人把他連簫一併袋在一隻袋內拋到海裏去了。

他被拋到海裏，却不曾沈下海底去，浮到另一個海邊，爬起了岸，就坐在岸上，又吹起簫來。他吹得非常動人，海龍王也聽見了，就

差「蝦兵蟹將」上岸來請了他到龍宮去吹給龍王聽。他去了，龍王很贊美他，就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了老婆，很快活的住在龍宮。

過了三年，他同龍公主的緣分已滿，就回家來了。龍王送了他一塊石頭，叫他要什麼東西，只消將他打一下，說一聲要什麼，那東西就會有的。他到了家，天已黑，他家的門關了。當他叫開門時，他母親以爲是他的鬼魂，嚇得瑟瑟縮縮抖個不住。他提高了嗓子叫喚，他母親只是不答。好容易他把一切經過說明了，她才疑信參半的來開了門。她已苦得不堪，他父親也去世了。他們倆就相對哭泣了一場。於是他拿出石頭來，問牠要了許多東西，家裏立刻變得很像樣了。

他們的鄰舍都奇怪極了：他不是死了嗎？他家不是很窮了嗎？現在何以他忽然復活，家裏也好了呢？都跑來詢問，及知是石頭變來

的，就向他借了去，但他們不曉得使用法，只是問他要而不敲，或敲而不說，所以結果什麼也沒有！他們氣憤極了，說道：

『這完全是他們謊我們！你想一塊石頭，是否有這麼大的本領呢？』說罷，把石頭向地下一拋，說：

『我們不要你了！』這麼一來，石頭居然不見了。他們這才曉得了使用的方法，但是已經遲了。

受氣筒

倭兒是個最容易發脾氣的兒子，他動不動就要和人家鬧架；因此不但使他的父母常要淘氣，自己常要受虧，而且人家也都怕他，討厭他，不敢和他親近。因為他和明朝時候的倭寇一般，所以都叫他做倭兒。

他也知道倭兒這個名字，很是不雅；并且也感到人家不和他親近的寂寞。

一個快樂的春天，整堆的花兒，正向着融和的陽光低語，成羣的鳥兒，正在嫩綠的林子裏唱歌，結隊的蜂蝶，正在花間跳舞；只有倭兒獨自一人，孤孤零零地在青草地上徘徊。他真感到淒涼極了，幾乎

要掉下淚來。這時候，忽然，有一個小仙人來到倭兒的面前，真使他喜出望外。他便握着小仙人的手說：『小朋友！請你告訴我！人家爲什麼要用不雅的名字來叫我倭兒？並且不肯和我一塊兒玩？』小仙人說：『這自然是由於你的脾氣太壞，動不動要和人家鬧架的緣故。你若能把你的壞脾氣改了，那人家就不會叫倭兒，並且也會和你一塊兒玩了』。說罷，小仙人又不見了。不消說，他又由失望而寂寞。

從此，他便下了一個改壞脾氣的決心，只恐不能常常記住，所以就掛了一個竹筒在胸前，取名做「受氣筒」；意思是把一切壞脾氣都裝進筒裏去，省得和人家鬧脾氣。

一天，他正往學校去時，小仙人又到他的面前來了。小仙人一見了他胸前掛着的竹筒，便問道：『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倭兒說：

『是受氣筒。』他倆便並着肩很親愛地走着，走了幾步，小仙人又問道：『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倭兒說：『是受氣筒。』走了幾步，小仙人又問道：『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倭兒似乎不耐煩的說：『是受氣筒！』聲音說的很響。再走幾步，小仙人又問道：『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倭兒真不耐煩了，便罵道：『你這討厭的東西，和你說了幾次的受氣筒，還要問什麼？』小仙人笑着說：『倭兒！你這筒是幹什麼用的？』至此，倭兒才知自己又發壞脾氣了，便向小仙人謝罪。小仙人說：『你要改壞脾氣，須從心裏去改，竹筒是要被氣裝滿的。』倭兒受了小仙人的教訓，就解去竹筒，切切實實地從心裏去改。

後來，果然人家都很歡喜和倭兒做伴，也沒人再叫他倭兒，都叫

他愛兒了；因為他已把壞脾氣改掉，成一個使人親愛的兒子了。



金萬兩

他初出娘胎的時候，家中還有萬兩家財，所以他的爸爸便替他取名做金萬兩。

他的性情非常慈善，自少就很愛做救苦救難的事情。不料竟因用途多，出息少，不上廿年工夫，家中的萬兩家財，已用個精光了。到他二十歲的時候，父母都已亡過，家境也窮到衣食爲難的田地。只是他雖窮得不堪，而做人仍舊是廉潔得很；人家的東西，莫說是偷取一點，便是無緣無故地送給，他也都謝而不受。

他的村裏有一個富翁，很愛他做人的廉潔，可憐他家境的窮苦，屢次想救濟他一點；可又怕他不肯收受。有一次，富翁在暗夜裏從金

萬兩的窗門拋進四隻銀的元寶，元寶上寫了一行字道：「窮人無外財不富。」金萬兩正在暗淡的燈光下做夜工，他拾起一看，便在銀元寶上寫了句：「外財不富命窮人。」依舊從窗門拋了出去。

不過此時，金萬兩的心裏常有一個疑問，就是他自出世以來，從沒有濫用過一些金錢，也勿曾行過一件惡事，怎麼竟會窮困到這步田地？

一天，他聽得有人說起：南海（一）地方有個活觀音，能知道人生的過去，現在，將來之事。他便打定主張，要到南海去問問活觀音，以解決他心頭的疑問。

他往南海去時，走到一道溪邊，覺得水流很急，渡不過去。正在焦急的時候，忽聽山上有聲音喚道：「萬兩哥哥！你是往南海去麼？」

請替我問問活觀音：怎麼我好好地修了一千多年，還不能成龍呢？」萬兩回頭向山上一看，只見有一條柱子樣大的蛇，高高地掛在巖石頂上，不覺嚇了一跳；忙說：『可以可以；只是我今天渡不過這道溪去，怎麼辦呢？』蛇說：『不妨不妨，讓我下來載你過去。』蛇一下山，他便騎在蛇的背上，安安穩穩地渡過溪了。

他謝過了蛇就走，走進一爿飯店去吃午飯時，和店主人閒談了一回。店主人知道萬兩到南海去，便也請他代問一樁事情；店主人道：『我有一個女兒，人品也不差，做事亦聰明，可是如今已長到二十歲了，還不能說話，不知是什麼緣故？勞你替我問一問活觀音！』他也便答應了。

這天晚上，他借宿在一個富翁家裏；這富翁家原築有一個花園，

園中的花草已養了二十年了，可從沒有開過一朵花。富翁知道萬兩是到南海去，便也請他代問一問活觀音，究竟是什麼緣故。他也就答應了。

本來問南海的活觀音，是有一定的規矩，就是每人只準問起三件事情，不能多問；多問便不回答。萬兩在答應富翁之後，才想到這個「問三不問四」的規矩。他想，他已答應了溪邊的蛇，飯店的女兒，富翁的花園三件事了；去呢，豈不是空跑一趟？不去呢，又不免失信於人；去而不替他們問呢，於良心上又過意不去；這真是使他進退兩難的問題。

後來經過他一夜的思量，依舊決定要去。他自己對自己說：「我既然答應了人家，就不該失信；雖然自己空跑一趟，得不到益處，而

替人家解決了三個疑問，也是一場快心的事情。」

他到南海一見了活觀音，第一件，便問起溪邊修了一千年的大蛇，不能成龍的原因。活觀音說：「因爲大蛇頭上有七顆明珠，太多了；把牠除去六顆，就可成龍。」第二件，問起飯店主人的女兒，二十歲了還不能說話的原因。活觀音說：「這女兒是要見夫開口的；要是她一見到她的丈夫，自然就會說話的。」第三件，問起富翁的花園中之花草，養了二十年還不開花的原因。活觀音說：「這因爲他的園中埋着七大缸銀，七大缸金，金銀太多了；將牠除去一半，就會開花。」

他問得之後，先回到富翁家去報告；富翁就將園中所埋的金銀中之一半送給萬兩，做他的酬勞費。次回到飯店中去報告；他剛走到門

口，店主人的女兒已在窗上高叫道：『喲！萬兩哥哥！你回來了，活
觀音怎麼說呀？』店主人就把女兒嫁給萬兩。再回到溪邊向大蛇報告
；大蛇也就將六顆明珠送給萬兩做路費。

從此，金萬兩依舊有萬兩家財了。

（註一） 南海，即浙江的普陀山；是佛教的三聖地——蜀之峨嵋山，晉之五台山。

之一。如今去拜佛的，還是多得很。

瓜王

有兩兄弟分家，哥哥黑着良心，把好的田地都分給自己，把一些不好的山田山地分給弟弟。弟弟因爲年紀少，不懂什麼事，所以一概憑哥哥分配。

弟弟既然分得些山田山地，當然種不得稻子，就種了一些北瓜。誰料北瓜還未成熟，早被山中的猴子摘去吃了，竟一個也不能收得。他恨極了，要想個法兒去趕掉這些偷瓜的猴子，使牠們永遠不敢再來。

他一連想了好幾夜，好容易被他想出一個巧妙的法兒。他便拿了一把菜刀，一面小鑼，將身子裝在一隻布袋裏面，再把這布袋掛在瓜

棚底下。他想：等到猴子來偷瓜時，便把鑼兒打起，嚇得牠們死去活來，逃到遠的地方去。要是不逃，就拿菜刀割開布袋，跳下地來，將猴子一個個地殺，殺得牠們屁也不留，也總可以除去這班可惡的東西了。

不料，他掛在布袋中等了好久，也不見猴子們來。夜深了。他也等得倦了，就不知不覺中睡熟了，他一睡熟，猴子們却又來了。牠們一看到瓜棚下掛着的布袋，都驚喜的了不得，以爲是一個很大的瓜。牠們都說，像這么大的瓜，從不曾見到過，這大概是個「瓜王」了。於是猴子們就將「瓜王」摘了下來，抬了回去。在抬去的路中，他從睡夢中驚醒轉來，自布袋的小孔中向外面一看，只見暗淡的月光中，有十多個猴子抬着他走。他好不驚駭，竟致捏在手中的鑼也不敢打

了，只有聽他們抬去。

抬進一個岩洞的時候，天色已有點亮了。猴子們將他放在一塊平而又高的石上——他想：這大約是猴子們的大餐桌；因為這塊石的四周還有一方一方的小石塊放着，可以做他們的凳子。——放下之後，十多個猴子都跪在他的面前拜着——，他想：這定是猴子吃瓜的一種禮節——趁猴子拜跪下的機會，他便拚命地將鑼兒打起，「噹噹噹……」一陣鑼聲響着，嚇得猴子們都向洞外逃散了。

他鑽出布袋，向四面一看，覺得洞中不但有許多的瓜果堆着，還有不少金銀珠玉藏着。他高興極了，便用布袋裝了一大袋回家。從此他就成爲富翁了。

他的哥哥聽得了這個消息，心裏非常羨慕，便要求和弟弟交換田

地，弟弟自然答應了他。他換了山田山地，也和弟弟一樣去做。可是當猴子們將他抬到一座橋上時，他的大小便已急得不能耐了，只得洩了出來。屎尿從袋中流出，落在猴子手上臉上，猴子一聞到了臭氣，便說：「咦！糟了，這個「瓜王」已經爛了，不好吃了。只聽「東！」的一聲，拋下水中去了。

羣妖精救老太太的故事

一個老太太獨自過日子。一天夜裏忽然來了個老虎，要吃她。她很悲傷的哀求道：『請你可憐我！讓我吃頓餃子，三天以後再來吃我吧！』老虎依允了。

到了第三天，吃過餃子，單等老虎來吃，非常恐怕憂愁的。到晚上，正在獨坐啼哭，聽着外面呼呼風響，以爲老虎來吃她。但不是老虎，却是個蠍子精。蠍子精看着老太太啼哭，便問道：『老太太！你爲甚麼啼哭？』老太太向牠說了。牠說，『不礙事，我救你。』隨藏在席角裏。

不久又來了爆竹精，也問老太太爲甚麼啼哭，她向牠說了。牠也

說救她，隨藏在竈火坑裏。

接着又來了西瓜皮精，轆軸精，（二）鐵錘精，紡車精，蛤蟆精等全可憐她，願意救她。西瓜皮精藏在台階下，轆軸精藏在房簷上，鐵錘精藏在門後，紡車精藏在炕頭，蛤蟆精藏在牆下。

不多一會，老虎乘着風呼呼來到，見屋裏沒有點燈，問道：「老太太怎麼不點燈。」老太太說，「我害怕，所以沒點燈，席角有取燈（二）請你自己點吧。」老虎依言往席角裏去摸，不料那裏藏着蠍子精，將老虎狠命螫了一下。老虎負痛又往竈火炕裏去點，爆竹精砰然一聲將老虎眼給崩瞎了。老虎痛極，忙往外跑，不堤防一脚踏在西瓜皮精身上，撲通栽倒在地下。這時房簷上的轆軸精急溜滾溜掉下來，正掉在老虎背脊上，老虎欲起不得，隨後藏在門後的鐵錘精忙跑出向

老虎身上亂推，紡車精在炕頭說：「絡！絡！絡！抓着老虎別（三）放鬆！」蛤蟆精在牆下喝叫道：「瓜！瓜！瓜！再打兩下！」

老虎被打死，老太太得救了。

註一 軀軸，用石作輪，形如汽碾而小，農人用以碾場。

二 取燈，未有火柴前之一種火種，用碎麻頭蘸硫黃。

三 別，同莫。

蝦蟆兒

吳絕戶今年五十九歲了，他常對人說：「他娘的！一生燒三千多把子香，終免不了被人家叫「絕戶」（一）！」所以他非常氣憤，有時竟沒好氣的罵他的女人。他想：她雖然比我小十歲，但也有了白頭髮了；再過幾年，喫咧穿咧，有點兒症候咧，將怎麼辦呢？買個孩子吧？太小了難養育；大了又怕養不熟。過繼個吧？那裏有吃緊的親屬呢？……

這天是清明節，只爲着祭掃用的一掛紙錢，吳絕戶又同他女人吵了好一回。已經吵罷了，他還重覆着他女人方說的話來批評：「哼！

說別人家咧！難道敢和人家兒女一大羣的比嗎！」女人聽了這話，反倒把方才所受的冤屈忘了，只怨自己沒有生孩子的本領。她到了墳上，慟慟地哭了一場。將回家時又跪下默默地說：——這時正有個蝦蟆從她面前跳過。——

『天呵！求你賜給俺箇——唉，即便是箇蝦蟆似的孩兒，俺也甘心！』

她這樣說時，心裏便覺得很平安了；從此她每晚要睡時必跪在炕上照前說一遍。

不久，她果然生了一個很大的蝦蟆——渾身都和平常的蝦蟆一樣，只是很大很大的。

吳絕戶嫌牠難看，用木掀托着牠拋到灰堆上去；女人却還捨不

得，又拾來洗得淨淨的，抱牠到懷中喫奶。給牠起的名子，就叫做蝦蟆。

蝦蟆他爺，到城中的舖子裏做手藝去了，只有他娘兒倆在家裏，蝦蟆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雖然不會說話，但從不知道淘氣，常常獨自在院裏跳着爬着地玩，娘的心裏也很知足。

二

蝦蟆大了，娘要爲他完婚。

一天，娘問他說：「蝦蟆呀！你能到城裏去一趟，給你爺送個信兒嗎？」

蝦蟆點了點頭。

這裏距城足有一百里路，蝦蟆的爺每次走時必須兩天才到的，娘

請書房裏的先生寫了封書子（二），又備了二天的行糧：一並包好，裹在蝦蟆的背上。——自然他能够帶了那些東西，因為牠比蝨臥的綿羊都大了，不過牠走得很慢，卦登地跳着像是很吃力的。娘送他走出莊外時已經正午了。娘心裏想：『半天走了還沒半里路，什麼年上能到城裏呢？』於是低聲說道：

『蝦蟆呀！不如咱回家吧？怕你去不了呵。』

蝦蟆搖了搖頭，又擺着爪子示意叫他娘回去，於是她獨自回去了。

到了晚上，蝦蟆他爺正在屋裏算賬，忽然覺得脚面上有個沉重的東西；心裏想：『今日眼皮亂跳，難道是蝦蟆來了嗎？』拿燈一照，呵！果然是蝦蟆又長大了好多，爺拆下他帶來的書子，細細地看了一

回，遂說道：

「很好！就要給你娶親了。你明天先回去，這裏的賬還沒有算清，過三五天清了後，我也就回去。」

蝦蟆點了點頭。

第二天清晨爺早給他做了點飯喫了，又回上了書子，打發他先回去，莊裏的人剛剛喫完早飯的時候，他已到家了。

娘一見她回來，心想他是走乏了。趕忙爲他卸了行李，問道：

「沒到爺那裏去嗎？」

蝦蟆搖了搖頭。

「那末，去來嗎？」

「好快呵！」

蝦蟆點了點頭。

娘還有些不信，但一翻到他帶着的書子換了封面，便覺得奇怪；又拿去請書房裏的先生一看，才知道果真是蝦蟆他爺寫的。她一面歡喜，一面驚奇。

過了五天，蝦蟆他爺也回來了。

三

新媳婦的家約在五十里以外，是窮人家，並不知道蝦蟆的像貌怎樣；有時一種風聲傳到她娘的耳朵裏，說她女婿長得很醜，但她很坦然地對人說：『只要找個人家，有的喫，有的用就行，管他醜俊做什麼！』時候到了，蝦蟆和新媳婦開始拜天地（三）看的人都掩着嘴嗤嗤地笑，新媳婦倒像很和順的，並不見出懊惱的神氣。

拜完天地，賀客們都在坐席。蝦蟆也不論禮表（四），竟然卦登

卦登地跳到正位上，一把一把地掬着喫。看見的人，都偷着咕咕地笑；也有些心兒軟的想到：那麼美好的個女子，竟配了這麼個東西，真真算是命苦！……

到了晚上也沒有來鬧房（五）的人；新媳婦把被褥剛剛鋪好要睡時，轉身一看，見炕下立着個很俊美的少年，滿臉笑嘻嘻的。她吃了一驚，問道：

「你是誰？——怎麼在這裏呢？」

少年說：「怎麼？認不得嗎？——方才我就同你在這裏，並沒離開你呵！」

新媳婦向四面一看，不見那個大蝦蟆了。才知道少年就是牠所變的。遂問道：

「方才你怎麼那個樣子？現今倒——」

「那有什麼要緊？我穿着那件珍珠大衫子時就是那樣，一脫去，就成這樣了。」

新媳婦心裏，真歡喜到不可言喻，這一夜便歡歡樂樂地過去了。第二天早晨，少年把「珍珠大衫子」一披又成了那個大蝦蟆了！——原來他稱爲「珍珠大衫子」的就是那張蝦蟆皮。

一連五六天，總是這樣地過着：白天是箇啞吧的醜蝦蟆，夜中是箇多情的美少年。

第七天的晚上，蝦蟆已經將他的「珍珠大衫子」脫下了。媳婦拿到手裏，說要看看牠到底做得多末工巧，她裝出好奇的樣子，緊湊着燈火反來覆去地看，忽然她大聲吆喝說：

「哎哟！可了不得了！」

「什末事呢？——」少年問着向前一看，原來「珍珠大衫子」上已燒了盃口大的箇窟窿！他於是又溫和又惋惜地說：

「真是可惜得很！以後可穿不成了。」

自此以後無論白天黑夜，蝦蟆便常久是箇美少年了。

註一，俗稱無後嗣的人，是「老絕戶」；有的漸漸變成綽號。

二，即信札。

三，結婚的儀式。

四，俗稱袷衣的內面爲「裏」外面爲「表」；這裏是以同音字「裏」「混禮」。而與「表」對舉的。

五，鄉俗結婚後第一日的晚上，新郎的友輩，多集到他們的洞房裏，揶揄他們或令新人合作一事以難之：叫做「鬧房」。

不見黃河心不死

呵！「不見黃河心不死。」

大概你也常聽到老人們說這句俗語吧？不過你聽我說，有些人定意要作某一件事，他借用這句話去表示他自己的堅決時，那是錯的。

因爲他並不知道這話的來源。

事情說來很長；也是很有意味的。現在就是開頭，須要靜靜地聽着！

x

x

x

大概是在個又大又熱鬧的城中吧？一家店裏，雇了一個少年的長工，他生得很醜，伙伴們都偷着叫他武大郎，但其實他可是姓楊而且

行六的；過了不久，人們又都叫他楊六郎了。他大概不是城市近處的人，是從遠方漂流到這裏的。

六郎雖然很醜，可是很會彈唱，店裏的人都說，他們從來沒見過唱得那般美雅好聽的！他有一箇琵琶和一枝長笛，都是他進店時帶來的。每到晚上，工作已完，月明人靜的時候，同工的人都請他彈唱，聽得入神；有時他吹起了長笛，就能使人落淚！——這時他們竟然相信他決不是箇尋常的人，總是個什末神仙或妖精一類的；但他平日舉動又很樸實，面貌又很醜陋，時候久了，他們也不敬重他，只常常愛聽着他唱就是了。

店主人的女兒，同娘和妹妹在店的後院裏居住。她生得天仙一般的秀美，十九歲了還未曾許人。她每次聽到前院店裏發出的歌聲，心

便驚奇得跳起來，有說不出的歎慕和歎賞！她想：能唱得這般好聽的人，不知道要生得多末俊美呢！他若是還沒娶親，呵，我若得見他一面……

她白黑地這樣想着，飯量也漸漸減少，終竟有一天病下了。

爺問他是什末病，她說「沒有病」；娘問她怎樣得的。她說「不知道，」但病却是一天厲害一天。

醫生請過了四五個，但每次把藥煎好，女兒都不肯吃；若是一勉強她，她還要大哭起來。娘爺都著急得沒法可想。

女兒病到九死一生了，娘緊緊地哄着，問着，她才照實說了出來，並要求着要見那個會唱的人一面，娘即刻答應了她，又去告訴了女兒的爺。

女兒的爺同六郎商議，要他去見女兒一面救救她一命，六郎一面驚奇，一面羞澀，但心裏却十分願意。也顧不得修飾，即刻隨人來到女兒的鋪房裏。

女兒病了好久，雖然比前瘦了，但這一刻却十分精神，仍然有令人吃驚的美態。娘說：『這不是，——乃楊六哥也來問你好，了沒有呢！』她抬頭一看，見炕前立着的人，又黑又難看，於是立時把頭一蒙，假裝睡了！六郎也只得退了出去。

女兒見他那般醜陋心便立刻寬鬆了，不懷念了；病也一天好一天，直到完全復原，可是自此以後六郎又病下了，一病病了三個多月，現在已病得不像樣子了。——起先他只說是犯了舊有的肚子疼病，直到現在才把實情告訴了店主人。並央求他說：

「只求能再見她一面，便死了，我也甘心！」

店主人去告訴了女兒，並囑咐她去見六郎一面。女兒心裏的話：「他雖然醜，却知道我爲他病過，而且也來救了我的命：不但於我有恩，况他這病也明明是被我引起來的！唉！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還吝惜去見他一面！人家也是個人！……」她於是定了主意，要明天去見他一回。

明天午飯後，她梳洗得乾乾淨淨，打扮得齊齊整整，來到六郎的小屋裏，恰巧六郎睡着了，她不好意思叫醒他，便把一隻花鞋丟在他的身旁走了。

六郎一醒，見身旁有一隻極精美的花鞋，知道女兒是方才來過的了。於是嘆口氣說：「唉！偏偏我又睡着了，連再見一面的緣分也沒

有！命裏該着叫！罷！罷！罷！……『他心裏又懊喪又着急，話沒說完便死了。——他也沒有家屬，也沒有親友，店裏的夥計們把他埋在城外的一塊野墓田裏。』

大約又過了兩個多月吧？一天日落的時候，有個陰陽先生（二）到這店裏來歇宿。晚飯以後，大家閒談的時候，他忽然說：

「哼！今天見了一件活寶，——可惜沒有人知道牠的！」

店主人說：『什麼呢？』

他說：『唔！活寶！也難叫出個名稱來。……這城的西門外，不遠，不是一大片野墓田嗎？那地的東北角上，有一個不滿百天的新墳——墳裏的人雖然死了，可是他的「心」還沒有死，若是能將那顆心挖來放在個小缸裏，再倒上些兒酒：牠便大聲唱起來，最好的戲子也

不能唱得那末好聽！哼！真是件天下少有的活寶！——只不知道那個墳還有主兒沒有。」

店主人聽了，心裏又怪又喜。他說：

『不錯，那個墳裏埋的是這店裏的一個夥計，生時也很會唱的。他是個無家無靠的人。咱們去扒開，也一定無人干涉！』於是他囑咐好衆夥計們，要明日早晨去發掘。

第二天早晨，天剛放亮的時候，他們去的；東方露太陽的時候他們已帶着那件活寶回來了。

店主人照着陰陽先生的話，把那顆心放在一個瓷缸子裏，又倒上了些酒：果然，瓷缸裏便放聲大唱起來，和六郎生時所唱的一點沒有分別！唱了一會，他把瓷缸裏的酒倒出。聲音便立時停止了。店主人

一面暗自歡喜，一面又囑咐夥計們嚴守祕密，不要讓別人知道。只有他每天煩愁時，便照樣叫牠唱起來解悶。

店主人的女兒，一連四五天又聽到了那種美雅的歌聲，心裏想道：「那人已經死去兩個多月了，怎末又聽到這種唱聲呢？恐怕在我病中來看我的，不是那真會唱的。娘和爺故意叫了個醜東西來，斷絕我的懷念吧？對的，大概這還是那真會唱的人在唱，已死的不過是個醜工人罷了！」他這樣想着，越發不好意思再問那唱的到底是誰，有時躡着脚步，到前院去聽一會，但知道那屋裏都是些男人們，終於不得進去。

一天，女兒的爺請幾個相好的朋友來玩，前院又照前唱起來了。女兒一趟一趟地到前院去聽，要候到衆客走散時，窺探出那唱的是誰

來，她躲在窗後聽着，客人都離座告辭了，爺和哥哥們也起身出送，恰巧他們這次沒顧得把瓷缸裏的酒倒出，便都走出門去。女兒見人已走完，聽屋裏還不住地唱，於是悄悄揭開帘門，向裏一看，並不見有什末人。——只聽到桌子上還是不住地唱。『真奇怪！』她這樣猜着，又走近了桌子，向瓷缸裏一看，呀！聲音立時便住下了！……

從此以後，無論怎樣擺治，那顆心便不曾再唱過。——店主人說牠已經死了。

黃河，便是方才說的那個女子的名字。

註一，俗稱義塚曰「野墓田」。

二，即堪輿家。

老天娘的故事

一天，老天爺要到一處很遠的地方去辦一件要緊的事，必須三天才能回來。於是他把一切事務都交託給老天娘，請她代理，他又切切地囑咐她說：

『這幾天內，地上人無論請求什麼，你都答應他們吧！』

老天娘笑着，點了點頭。

x

x

x

老天娘離開天宮，駕着雲到各處巡遊；要聽聽地上的人請求些什麼，越過一條大河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聲音：

「老天爺呀！……刮風吧！——刮風俺可行船呵！」

她於是使風吹起來了；一面仍向着別處巡遊，不久又越過一片很大的園林，聽得下面有人叫道：

「老天爺呀！……別刮風了！——再刮，俺那梨就落完了！」

於是老天娘沒有主意了，急忙駕雲回了天宮。

第二天清早，老天娘要再試聽一回，剛出了天宮，便聽着一陣粗老的聲音說：

「老天爺呀！……下雨吧！——下雨俺好種豆子呵！」

她於是使雨大大地下起來了；直到日夕沒有停止，傍晚要回天宮的時候，從一家庭院上越過，聽到一箇女子似的長嘆了一聲，隨後說道：

「老天爺呀！……快晴天吧！——不晴天，俺那薑就爛完了！」
她這次更作難了，急忙回去，第三日便整日沒敢出來。
到了晚上，老天爺從外邊回來了，她把所經過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他，彷彿向他訴冤。老天爺却從容不迫地說：

「咦！那有什麼難呢？」——

大風，隨着那江河去，

小小的風兒，穿梨行；

黑夜，下雨種豆子，

白日，晴天晒辣薑。」

於是老天娘很佩服地笑着說：「怪你不早教給俺哪。」
真真是，俗話說得不差：「天娘好做；天爺難當！」呵！

王大傻的故事

一 奇怪的道士

這正是夏天。一羣孩子在村外水池裏洗澡，洗淨了，各人又渾身抹上些黑泥，跳在池岸上狂叫：

『王大傻！』

『王——大傻！』

『王——大——傻——呀！』

離他們不遠，一個挑擔子的走來，他走近時，孩子們都到池裏藏躲；但他並不睬他們，不言不語的走過去了。

他是誰呢？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賣豆腐的家裏只有個老

娘，他行動很大方，從來不和人爭吵，人都說他是個傻子。再者，已經到了年紀了，還固執着不要媳婦；又常告訴人說，他常想怎樣才可以做點於人有好處的事；聽的人都嗤笑他，罵他不知自己姓什麼，但是也有人誇獎他，說他從小就有些大人氣的。就如這次孩子們叫着嘲弄他，他也不見怪。

他今日運氣不好。一早就出門，正午才回到村外：一連穿了五六個村莊，連半斤豆腐也沒賣了！走過水池，繞過土地廟，在一處樹蔭裏要放下担子擦一擦汗；有個道士也坐在樹下乘涼，

道士說：『割二百錢豆腐！』

大傻割好遞給他，不一會他吃完了。

『再割二百錢的！』那個道士又說。

大傻又割好遞給他，不一會他又吃完了。

大傻心裏想：『好個飢餓的修行人呵！一定是從遠方來的，——帶着那末大的蒲團……』

道士把嘴一擦，向着大傻說：『可是現在我並沒有錢！……』

大傻想起自己飢餓時肚裏的難過來，遂說道：『沒錢也不要緊，看你像從遠方來的；是嗎？』

『呵！是呢，可是我還想要些水喝哩。』

『那末走吧，走到俺家去坐坐！——就在這莊的北街裏。』

大傻挑起担子在前邊走着，道士拿了行李在後邊跟着，不久，就到了大傻的家裏，

大傻他娘正煮熟午飯，端了一盃綠豆湯給道士喝；又擺下飯菜給

道士吃，道士又吃了好些；臨走還討了一二升豆子，說預備在路上換餅吃。

道士出門走了，但過了一會又回來了。大傻和娘問他莫不是忘了什麼東西嗎，他也不回答，只端端地坐在炕上對他們說：

『不瞞你們：我就是掌管水災的神。上天要淹沒這一方的人，一個也不留的！惟有你娘兒倆好，還可以得救，好好地記着：你南鄰財東家門口前的一對石獅子，什麼時候牠的眼裏滴血，就要趕快搬到南山上去住，因為那時天要下大雨，河也要發大水了，那時候，什麼物類也可以救，只有「人」是救不得的！……聽下了沒有？』

大傻跪下說：『聽下了！』

道士又從懷裏摸出一把劍來，遞給大傻說道：『豆腐錢還沒給

你，贈送你這把寶劍吧！」

大傻搖手說：「不敢！那是殺人的東西，我不敢要！」

「不要緊，接下，收拾起來；若善用牠，還要救一個人哩！」

大傻接了劍，磕頭道謝；但一抬頭，道士已不見了，

二 石獅子眼裏滴血了！

大傻到南山上蓋了間小屋，又把梁米預備好，從此也不做豆腐了；只每天三次到南鄰門前去看，南鄰家的婦女，坐在大門口縫衣服的，乘涼的，問他爲什麼天天來看。她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惹得她們一齊笑了。但他却毫不在意，仍然每天三次去看，這樣又過了整整一個月。

這天南鄰的婦女們都說，大傻已經瘋透了，遂調了些紅顏色，趁

天未明時抹在石獅子的眼睛上，——要試試大傻果真要怎樣，大傻起來，又照例到那裏一看，『哦，對了！石獅子眼裏滴血了！』遂急忙跑回家去，把東西用擔子挑上，同着娘上了南山。

睡午覺的時候，天上有手掌大一片雲，日夕的時候，大雨從天上倒了下來……一連七日七夜沒有停歇，娘兒倆從小屋的窗口向外看，只見一片汪洋大海；起先還能望見高屋的脊頂，現在只能望見大樹枝梢。

三 他救了些什麼？

又過了兩天，雨止了，天上陰雲還未散。吃過早飯，大傻走出房門，到山角下來看水。他蹲在水邊，看見一片敗絮似的東西漂過，隨手取上來一看，原來是極大的一個蜂房；外面緊据着兩個蜂，裏面滿

是蛆蟲。他暫把它放在石上了。又停了一會，水邊漂來一枝枯槁的木柴；大傻又撈到手裏看時，見上邊黏着幾十個螞蟻：遂把木柴也放在石上了。又停了一會，水邊漂來了一個箱子，他撈上來打開一看，裏面有幾件濕透的衣服，和三隻半死不活的鼠子。——大傻遂把蜂子螞蟻一併也放在箱子裏帶回去，把牠們都救活了。

下午，雲都散去了，露出很好的太陽來。大傻又到山角下來看水。他看着上流遠遠地漂來一頁大板，上邊像坐着個什麼東西。那板漸漸漂近崖邊，又離開去……又漂近了……最後漂到他面前時，離崖邊不過三四尺遠，他才認清了板上是不滿四五歲的小孩。一見是小孩，他忘了道士囑咐的話了，帶着衣裳跳到水裏去撈，險些兒也被衝去。但至終把小孩救上來了。一出水，大傻便想起道士的話來，覺

着不得不把他再拋到水裏。但轉念一想：『……不過是個四五歲的小孩子罷了，還有什麼罪惡？……』低頭一看，小孩哇哇地哭着，又可愛，又可憐。他遂決然說道：

『不要緊！管他呢！小孩這樣的事，我或娘，小時也可以遇到的，那時不該被救嗎？不要緊！日後有什麼好歹，我願自己擔當！』他把小孩抱回，養育起來，做自己的兄弟；娘給他起名叫王恩。水漸漸地消退下去。半年以後，地面完全乾了；一年以後，居民也漸漸多起來了。——他們是從遠方遷徙來的。

大傻因為沒有錢回到平地上做豆腐，遂住在山裏，娘兒三個緊手緊脚地過日子。娘在家裏做飯，大傻天天去砍柴，賣錢來糴梁米。又過了幾年，王恩也幫他去砍柴。

這樣又過活了十幾年。

你想大傻是個終生砍柴的嗎？不！最熱鬧的事現在又來了。

四 「我能！」

這天大傻砍好了一大捆柴，扛在肩上正向家走，忽然一陣狂風吹來，上觸天下接地的，十分怕人！他急忙放下柴捆，拿着斧子，蹲在一塊大石旁躲避。狂風更大了，倏地半空裏一箇大黑東西挾着個女子飛過。他便把斧子用力擲去——狂風過去了，斧子刃兒上黏着些鮮紅的血；地上還有一路血點。大傻踪跡着血點一直走了二里多路，遇到一個又深又大的山洞。血點到此便沒有了。他看這裏是人跡不到的地方，天又晚了，遂打算回去。一路用山花野草做了多少記號。走到大石旁扛了柴捆，三步當一步地走到家來。

過了幾天到山下的鎮上去賣柴，聽見人紛紛傳說一件奇事，說是有一天下午皇上的女兒閒玩，被一陣大風刮去了。大傻心裏想：『莫非就是那天大黑東西挾着的女子嗎？』又想一想時候又前後相同，就覺得確定無疑了。又走到十定路口，見磚牆上貼着一大張黃紙，許多人圍繞着看。大傻打躬問一個穿長袍的先生說：

『先生！上邊說的是什麼事呢？』

那人看了他一眼，並沒說什末轉身遠去了。大傻又一連問了三個，他們也都絲毫不睬他。最後他又問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先生，老先生很和氣地說：

『那上邊說：公主被風刮去了；有人若尋見了，便讓他做駙馬，還叫他做大官。誰若答應去尋，誰就可以把磚牆上的黃榜揭了。』

大傻聽了，毫不遲疑，把柴束拋在地上不要了，一直擠進人叢去揭了黃榜。

看守榜的人見他冒冒失失地揭了，以爲他是個瘋子；但他細細地說明了那天遇見狂風的事，他們遂把他帶到本縣的衙門裏去。

縣官問他說：『你能去尋——？』

大傻說：『我能！』

『在怎麼樣的地方呢？』

大傻又說了一遍，縣官連連地點頭。

大傻又向縣官要了一架轆轤，七八條井繩，一個大銅鈴，還有那八個壯丁，預備救公主時用。縣官都答應了。於是七八個壯丁拿了傢伙，跟着大傻走上山來。

走到大傻自己的門前，叫大眾在門外少候，進門去告訴娘知道。
娘說：

「咦！孩子呵！可別去一撈月亮掉了海裏淹死」！成了呢，咱也不配享大福，壞了呢，……你看我年紀已經這末大了……」

大傻這時也沒有主意了。但兄弟王恩在旁聽了却說，並不妨事，若他哥哥不去，他也定要去的。

大傻見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也無可如何。遂告訴娘說：

「看！二弟年小去了更叫人不放心，還是我去吧！我又已經和縣裏大老爺說了，還有七八個人在門外等着：和人家說話要一句是一句呢！再一想，咱即不盼高盼貴，但皇上的女兒也是一個人呵！——若能救一個人的命，還不盡力去救嗎？怕什末！我還有道士給我的寶劍

哩！』

娘聽了這一番話，遂慨然答應了。又開了箱子，把寶劍遞給大。王恩也跟着哥哥，和七八個壯丁一同走進深山。

到了洞口，他們一齊動手架起了轆轤；又把十幾條井繩連結起來纏在轆轤上。井繩的上端，拴着那個大銅鈴，可作兩次信號。第一次是下洞的人已到洞底時將繩連掣數次，上邊的鈴一響，人們便不再放繩了；第二次是表示洞下的人要上來的。

他們安排好，大：問『誰下去呢？』沒有一個敢應聲的；他看了王恩，早已嚇得臉上沒有血色了。

大把髮辮盤起，挽了挽襖袖，用井繩的下端拴着自己的腰；又拔出寶劍拿在手裏，叫他們用轆轤慢慢地放下……

好久，好久以後，轆轤上的繩子只賸下一遭了，銅鈴才鏗鏘地響起來。他們都說：『好了！到了洞底了！』

五 「我的命就該是你的！」

大傻初到洞底，眼前還黑魘魘的看不見什末，定心了一會，裏邊便明亮些兒了。他拿着劍向裏邊悄悄地走了幾步，聽見有說話的聲音：探頭一看，見一處角落的炕邊坐着一個絕色的美女子，那就是公主；炕上躺着一個大黑東西，頭向裏邊，活像那一天見過的。忽然女子抬頭向外邊一看，大傻便趁機向她打了個招呼。女子向炕上說了聲「小便去——」便到大傻這裏來了。

二人又走遠了些，才低聲說起話來。女子眼中含着淚說：

「請快一點！小妖精都在後邊遊玩。只有大妖精睡在炕上養傷——」

「是那天在路上被一人用斧砍的……」

大傻聽了，什末也不說，脫下腳上的鞋襪，悄悄地走到炕邊；一劍把牠砍成兩段了！——和切塊豆腐一樣。

大妖精死了，公主說，『好了，小妖們都容易辦了。』她囑咐大傻在一個拐角旁等着，自己到後邊去叫小妖精，說牠們的爺要分東西給牠們吃。小妖精一共是三個，公主先讓最大的去，一到拐角，颯地一劍，倒在地上了，——大傻把牠拉在旁邊。公主又讓次大的去，一到拐角，又颯地一劍，倒在地上了，——大傻又把牠拉到旁邊。最後公主領着最小的走到拐角旁，大傻一手把牠擒住了。小妖精嚇得渾身亂戰，嘴裏吱吱地哭叫，大傻不忍殺牠。但公主說：『我怕呢——』大傻遂一脚把牠踢死了。

公主這時才道謝了大傻，直感激得流出淚來。她說：『你既捨命來救了我的命，我的命就該是你的！我們上去，到皇宮裏，一同享福去吧！』大傻這時彷彿做夢一般；竭力勸慰公主不要哭了，一同來到洞口的下邊。

只有一根繩，兩人不能同時上的；大傻遂請公主先上。這時公主取下頭上的絲帕，裂成兩半。一半自己拿着，一半給大傻，說：『我倆只見這一面，重見時不一定會認識；上去後，一有失錯，就不好了。所以請你把這半幅帕子拿好，千萬不要掉了，好作證驗！』大傻用手接了，藏在懷中。他又把公主用繩繫好，然後把繩連掣數次。上邊銅鈴一響，這是第二次的信號了，上邊的人，便用辘轳拔繩，公主漸漸地上去……

上到洞口，人們小心把她接上去，王恩一見，心裏想到：『這末美的女子，難道讓我哥哥賺去嗎？不行！』於是大聲吆喝說：『計夥們！快向洞裏填土，看妖精再來傷人！不聽的要挨打！』於是他們把洞口外的亂石和土，一齊填到洞中去了！

人們把公主護送到皇宮裏去，王恩假冒了大傻的功預備做駙馬。他到家裏對娘說：『哥哥先下洞被妖精吃了，多虧我才把公主救出來。——不幾天我們就要享大福了。』

娘聽了，一連哭了三天。你道大傻就死在洞中了嗎？不！那豈能！

六 龍朋友

大傻立在洞口下邊，忽然有土落下來，遂向裏一拐暫時躲避，以

後越落越多，自己說：『壞了！一定是洞口灘毀了！——幸喜公主能够早上去！』他無法可想，只得向洞的後邊走去；要看到底有多末深，忽然走到一處地方，有一條大龍伏在地上，尾巴上有一個大針釘着。他問大龍說：

『我可以給你把針拔出來嗎？』

龍點了點頭。

大傻一把大針拔出，龍在地上打了個滾身，變了個很體面的少年，他向大傻道謝了，又說：

『我是東海龍王的小兒子，在海邊遊玩，被那妖精用魔術捉來的，幸虧你來救了我，我也定要救你出去！』

大傻說：『洞口已經灘毀塞住了！』

『不要緊，今天不是正月二十了嗎？再過十二天，我就能出去了，只要你緊緊抱着我的後身就萬無一失！』

大傻心裏很歡喜。

離他們不遠，有一塊透明的大石頭，少年又告訴他說，舔了那大石可以忍飢；大石旁邊是一個牛眼大的瓷杯，但裏邊的水是永久喝不乾的。大傻同那龍變的少年，吃着喝着，眨眼過了十二天。

「二月二」到了，少年躺在地下，一轉身又成了原來的大龍。

大傻緊抱着牠的尾巴，荒浪地一聲霹靂，把地裂開，來到洞外了。

大傻被震昏了多時，醒過來一看，已不見大龍的影子了。

大傻先到了家，見了娘一面，——娘這才歡喜了，不哭了，——

又一路討着飯進京去上訴。這時皇上正打算把女兒給王恩，但公主因

他沒有絲帕做證驗，不肯跟他。正在爲難的時候，忽聽得又有個人說是他救了公主，所以皇上即刻旨傳，叫進大傻來審問。

七 「就是這個。」

皇上問大傻說：『救公主的是你嗎？』

他說：『是！』

『有什麼證據沒有？』

大傻說：『有！』一面從懷中掏出半幅絲帕來說：『就是這個。』

皇上命人取來，和公主的半幅一對，簡直一點也不錯，遂就信了。但有一個大官見大傻面貌粗陋，行動也很呆笨，便不信他能救公主。他對皇上說：

『救公主的是以前來報的人，名字叫王恩的。他生得英豪俊美，

才能有些本領。這人一定是假裝的！可以先把他下到獄中，試看真是他救的公主不是。若不是呢，便把他殺了；若真是呢，再放出來也不遲。」

皇上答應了，遂把大傻下到獄裏。大傻這時才知道陷害他的，就是他救過的王恩。

八 最後的勝利

第一天晚上，是用的這種試法，差役把三斗豆和三斗麥攪和勻了交給大傻說：「今夜一夜的工夫，若把這個分成兩處，豆在一處，麥在一處，一粒也不錯，公主便算你救的！」說完便吹滅了屋裏的燈走出去了。

大傻哭了。他想要揀吧！這一夜怎能揀完？不揀吧！却又免不了

一死。於是一邊哭，一邊盡力地揀。不久，來了一羣鼠子，幫他把豆粒含在一旁，留下那麥粒。到天明差役來一看，果然豆和麥分得清清楚楚了，一粒也沒有錯！他慌忙報給皇上，皇上說：『奇怪！大概真是他了！』但那個大官還不放出大傻來。

第二天晚上，是用的這種試法：差役把三斗麥和三斗米攪和勻了，交給大傻，說：『今夜一夜的工夫，若把這個分成兩處，麥在一處，米在一處，一粒也不錯，公主便算是你救的！』說完，便吹滅了屋裏的燈走出去了。

大傻覺得更作難了。眼淚一直淌下來，但還是不住地下手揀。不久，來了幾千萬個螞蟻，幫他把麥粒啣在一旁，留下那米粒：到明天差役來一看，果然麥和米又分得清清楚楚了，一粒也沒有錯！又慌忙

報給皇上，皇上說：『真奇怪！』一定是他了！放他出來吧！』大儂被放出來了，但大官還要再試一次。

大儂這一晚心裏憂愁極了，不知又要受那一種試驗。夜裏睡了，夢見一個蜂子告訴他說：

『記着！記着！』

明天宮裏要响鑼，

我往公主頭上落！』

大儂一醒，覺得奇怪，便牢牢記下了。

次日上午，大儂被叫進宮院去，那裏有三百多宮女都打扮得一模一樣的，又都用絲帕蒙了頭和臉；公主也混在其中，皇上親自對大儂說：『好了！當她們從你面前走過時，那一個是公主，便把她拉住吧』

！』於是銅鑼一响，許多美女都成一隊，一個一個地走過大傻面前。大傻記起夜中的夢來，遂留心看着。忽然其中一個走過時，頭上有個蜂子飛繞着她，恰到大傻面前時，蜂子落在她頭上了。於是大傻一把拉住她說：

『這就是公主！』

皇上和在場的人無不驚奇稱讚。皇上問知了他並沒娶過媳婦，遂當面應他爲駙馬。

晚間，皇上賜給駙馬頂好的筵席，也請大官們來陪坐。喝酒的時候，皇上問駙馬怎麼能一夜揀出豆粒麥粒和怎樣認出公主來的事，駙馬遂把鼠子螞蟻和蜂子的事一一說了，又說他曾在從前大水災的時候，救過牠們，也救過王恩。皇上聽了非常歡喜他，並說明明天就要使

他和公主結婚。

次日，皇上入朝，叫了王恩來對他說：

『王恩呵王恩！你就不該叫王恩，倒該叫妄恩呵！蜂，蟻，鼠子，尙知道報恩，但你有恩不報還加以陷害，到這裏來冒功！真是天不容的東西！給我推出去斬了！』

王恩被牽出去，綁在法場上的樁槓上；太陽正午時，便颼地一刀被殺死了。——這時駙馬和公主正拜天地呢！

大傻一聽到王恩死了，痛惜地了不得！想爲他求情也來不及了。

他把娘也搬到京裏。哄騙她說：『二弟已忽然生病死了。』娘彷彿想到一件事說：

『呵！不錯！不錯！只有「人」是救不得的！』

漿魚店

這是一件事實。

一個販魚的到海濱去推魚，回家時從一座山下經過，天氣很熱，所推的魚又多，所以他不時停了小車在路旁樹蔭裏休息。這次他剛放下小車子，在一棵大柏樹下一蹲，忽然有個道士從山角下一片竹林裏出來，走到他面前，對他說：

『我知道你今日路過這裏呵！』

他抬頭一看，並不認得那道士是誰，正驚疑間，又見他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說：『勞你費心——』

他見信的封面上一個字也沒有寫，不知是要他帶到什麼地方和交

給什麼人，只糊糊塗塗地接在手裏。纔要問一問，道士又說：『你歸家時不是路過南丈崖嗎？到那裏時，請你就拍拍那高崖說：

『南丈崖！南丈崖！

』勞山捎得書子來！』

那時自有人來接信……請你費心吧，我還有點急事要辦。』道士說完便回山上去了，販魚的遂小心地把信裝在衣袋裏。

到了郭村，把車子推到村外高原上的一家飯店裏，沒顧得吃飯，便囑咐店主人爲他照料着貨物，自己往離店不遠的南丈崖去。他一路心裏想：『這要送給誰呢？』

是很高很高地一壁陡崖，現在到了；沒有人家，也沒有洞窰，半腰處有幾個紅嘴老鴉，落在一叢荆棘上叫。他呆立了一會，遂拍着崖

璧叫道：

『南丈崖！南丈崖！』

『勞山捎得書子來！』

果然「吱咄」地一响，臉前顯出了兩扇小門，大大地開着：一個很清秀的老頭兒立在門邊。

『客人，請裏邊坐！』

他把信交給老頭兒，便跟着他到裏邊的客室裏，那裏還有個年輕的先生，坐在桌旁守着一盤圍棋，像是尙未下完的。老頭兒爲他倒了
一杯茶，便與那先生開始圍棋，他坐在他們後邊，無心地看着。他有
時抬頭向窗外一看，見院中一棵黃楊樹的葉子，忽然黃了，落了，眨
眼又青了……黃了，落了，眨眼又青了……這樣變得很快！他心裏想

：『好奇怪呵！』他有意問一聲，但轉眼一看，他們都頭也不抬地下着棋，彷彿全把他忘了一般。喝完了一杯茶，也沒人繼續來倒，肚裏覺着餓得慌，不知不覺地揀起地上一個棗核——旁邊還有幾個葦葉，像是他們方才吃粽子吐出來的——放在嘴裏漱嚼了一會，又吐出來了，只覺得非常地甜！又停了一刻，他們圍棋完了，他便趁機告辭。老頭兒並不挽留他，只淡淡地道謝了一句，送他到了門口。

一出小門，又聽得「吱咄」地一聲，身後邊依然只是一壁很高很高的陡崖。

但世界却大大地變了！

販魚的向着郭村的舊址走來，見那裏並沒有什末城牆房屋了，只見是一片大水；水西邊的高處，有幾十家人家，但房舍都是從未見過

的，而且都很破舊了。他心裏想：『莫不是走錯了路嗎？』四外一望，七八里內，又沒有什末城鎮或鄉村，只是一片原野，田裏有着二寸多長的麥苗。他彷彿做夢一般自己說着：『怎末成了冬天的光景了？……』

走到水西邊高處的莊裏，他問到郭村去的路，人們都不知道。最後在向陽的牆角遇見個白頭老媽媽告訴他說：

『那個村子早已被水淹沒了，大水以前我的娘家就是在那村裏住的。』

『那末這是叫個什末地方呢？』

『……「漿魚店」！……據說三百多年前這裏還沒有人家，只有一家開客店的，一天有個賣魚的把一車子魚推到那店裏，有人望見他

鑽到南丈崖裏去了。等一天，不見他回來；又等一天，還不見他回來；一直等到那車子魚都腐爛成水漿了，仍然不見他回來！一時遠近的人，聽得有這樣的奇事，都到店裏去看。大水過後，近處的人，都到這裏來住，遂把村子也叫做「漿魚店」呢。」

販魚的聽了，彷彿夢醒一般，才知道崖中黃楊葉一青一落就是一年哩！

這是一件事實，告訴我這事的人說，他外祖母的祖母，長毛反以前，曾到漿魚店去賣過棉線。

漿魚店

假如你不知道的時候

鹿的故事

曹一萼

這一家人，弟兄倆，家裏很窮，指着打柴養活他們的老娘。可是他弟弟很孝順，他哥哥不孝順。

有一天他弟弟上山打柴去晚了，山上的柴，都被人家打了去。他打不着柴，他娘就沒飯吃；他心裏想：『我沒飯吃，倒還不要緊。俺娘是有了年紀的人，沒飯吃，不要餓壞了嗎？』他想到這裏，急得坐在山坡上哭起來了。

他正哭着的時候，看見從前邊來了一個八角梅花鹿。這個鹿走到他的跟前站住了，牠問他：『大哥你哭甚麼？』

『我今天沒有打着柴，俺娘今天沒有飯吃！我怕把俺餓壞了，我

急哭了！』

『你不用哭了——你伸進手去往我的腔裏拿銀子吧！拿出銀子來以後，你也不用再打柴了，和您娘都有飯吃了。』

他聽說喜的甚麼似的，趕快把手伸到鹿腔裏去，一拿，拿出來了一個大元寶。

鹿在那裏抗着腔等着，牠說：『再拿呀！還有啦！』

他又伸進手去，拿出來了一個。

鹿說：『再拿呀！還有啦！』

他一手拿一個大元寶，望着鹿說：『不要啦，這些够了。』

鹿說：『還有啦，再拿點吧！』

他又伸進手去拿出來了一個。他往外一抽手的時候，又從鹿腔裏

拉出來了十來個。

鹿說：『你把銀子拾到我的身上，我給你送到家裏去吧。』

他把銀子都拾到鹿身上，他在後邊跟着，把銀子送回家去了。

他娘看見喜的甚麼似的，趕快把銀子放在床頭上。

晚上他哥哥回來了，看見床頭上的銀子，當是他弟弟作了賊，問他：『你的銀子在誰家偷的？不說實話，我就上城告着你！』

他說：『銀子不是我偷的——是我今天早上去打柴，去晚了，打不着柴，我怕餓壞了咱娘，我急的坐在山坡上哭了。我正哭着的時候，從前邊來了個八角梅花鹿，牠走到我的跟前站住了：牠問我『大哥！你哭甚麼？』我就告訴他打不着柴，怕餓壞了咱娘。牠就說：『你別哭啦，上我的腔裏拿銀子吧，』我就伸手去拿出來了。』

他聽見他弟弟說完了，他一聲也不響走了。第二天也晚着點去打柴，到了那裏以後，真的人家也都把柴打完了，他也就坐在山坡上哭起來了。他正哭着的時候，看見從前邊來了一個八角梅花鹿，走到他的跟前站住了，牠問他：『大哥哥！你哭甚麼？』

『我今天沒有打着柴，怕把俺餓死了！』

鹿說：『你別哭啦，上我的腔裏拿銀子吧！』

他聽說喜的了不的，趕快從腰裏拿出來了一個大布袋，把手伸到鹿腔裏去拿，一拿，拿出來了個大元寶；他又伸進去，拿出來了一個；他一連拿出來了十來個。

鹿說：『够了吧？』

『不够，再拿點！』他又拿出來了十來個。

『够了吧？』

『不够，再拿點！』這時候已經拿了半布袋。

鹿生了氣了，趁着他往腔裏伸手的時候，牠把腔門一縮，挾着他一隻手，滿山滿嶺的跑起來了。

這個時候，正有一個喜鵲在樹上喳喳喳喳的叫。

他望着喜鵲說：

『喜鵲喳喳，

捎信，捎到家；

我一手插到鹿腔裏，

不空不還家不還家。』

這個故事通行于沂水

小貨郎

抗冬

小貨郎是一種遊動的商人，專賣正頭雜貨及農人日常用品；在山東膠東一帶因為交通閉塞，農民要到市鎮去很困難，所以小貨郎的生意很發達。這個故事，也是流行得很普遍。

小貨郎有一天挑着貨物從大大朋山上經過，那大朋山雖然不很險惡，却也松柏蔥茂，怪石嵯峨，羊腸小路，崎嶇難走。小貨郎走了一陣，已經疲乏，更兼五月的天氣，烈日當空，小貨郎身上的汗珠雨一般的向下滴。他於是顧不到許多，就找一塊比較潔淨的從地下鑽出來的大青石，把貨担子放在一邊，自己坐在大青石上。打着火，從貨担子裏把煙管拿出來，裝上煙吸着。休息了一會，忽然從西北方起了一

陣狂風，吹的飛沙走石，把小貨郎身上的汗珠，完全攝去，不多時風過去了。小貨郎正着想小便一下就要起身，不料發見了一條灰色小蛇在大青石旁邊，身上受了很重傷痕，被太陽晒得要死；不住的把牠的頭向小貨郎搖動，要求救的樣子；同時又想極力掙扎着向前走，却絲毫走不動。小貨郎一方面小便，一方面呆視着，不覺的起了惻隱之心。他想：『這條小蛇，生得有點奇異，而且很可憐的；我若把他養活着，到長大的時候，再把他送到山上，等到牠成了精，想起我今天救牠的恩義，一定要報答我的。搬金子，送銀子，哈哈！那個時候我就成了富翁了，再用不着牛馬似的作這小本經紀。』他想到此處，立刻把小蛇放在貨櫃子上邊的抽屜內，並且拔了許多的草根作小蛇的被褥。

小貨郎自從養活着灰色小蛇以後，無論到什麼地方賣貨，總把牠放在貨櫃子挑着，給他水喝着米吃着。不覺時光過了三年，小蛇漸漸長大了挑着牠很不便當，就把牠放在家裏一口養魚缸內。小蛇長的煞是快，不到一年，就長得把水缸擠滿了，每天要吃半升米，小貨郎作買賣賺的幾個錢，給牠吃了還不够，於是仍舊把牠送到大朋山上。

小蛇自回到大朋山以後，見了四五年沒見的天日，氣吹似的長起來，不到二年，甕口來粗。大朋山本來是很禿的，食物很難尋覓，小蛇爲生活上的關係，不得不開始吃人。最初吃人的時候，必須在百步距離以內的人，才能吸着；後來牠的本領大起來，並且能學人說話，凡在離大朋山一二里以內的行人，都要被牠吸去。後來官府曉得了，就懸重賞招募獵戶去撲滅，結果不但沒有撲滅，反被小蛇吃了許多，

有一次縣長幾乎送了性命，從此再沒有人敢在大明山附近行走。

却說小貨郎自從把小蛇送回大明山以後，賣買漸漸的虧起本來，後來簡直不能幹了，把家產完全賠上還不夠。因為處境不好的原因，又沒有別的事情幹；於是不得不去過那乞丐生活。有一天他走到縣署前的大照壁下，見有許多的人圍繞着一張貼在照壁上底告示；他於是也止住了脚步，把頭伸了一伸，模模糊糊看見八個大字，是『招募鄉勇，捉拿毒蛇』。他見有毒蛇兩字，就把身子向人叢中狠命的擠了擠：有幾個小孩被他擠得哭罵起來；他於是看那告示上的幾行小字寫着，

『爲佈告事，據大明山附近地方人民報告：大明山有灰色毒蛇一條，二年以來，吸食路人，旅客受其害者，不可勝數；近來該蛇，愈施獸性，飛沙走石，慘無天日，以致

大朋山附近之居民，不得安生。等情據此，似此殘害生靈，目無王法，實屬可惡已極，爲特佈告，仰各界人民知照：凡有自告奮勇能捉拿該毒蛇者，必有重賞，切切此示。」

小貨郎看了一遍，不由的吃一大驚，心想『這個東西可惡極了！我把他養活到這麼大，竟至吃起人來了，好！我去拿這個東西。』於是把告示撕了下來，領着幾個衙役和幾個獵戶，浩浩蕩蕩向大朋山出發。小蛇早算到牠的主人——小貨郎。今天要來的，所以動也沒有動。小貨郎與衙役獵戶來到大朋山，找到了蛇，小貨郎大喊了一聲道：『你這個畜生，不修身養性，作這慘無天理的事，真辜負我當初救你一場。』

『主人！』小蛇把頭抬起來，眼中不住的流淚說：『我知道你來

的意思了，弄到這個樣子，我也沒有別的話可說。不過我死了以後，官府無論賞你什麼東西都不必要，只把我的頭割下來留着就可以。我的頭是無價之寶，他會變成如鷄卵大；你要什麼有什麼；只要你想着要什麼東西可以連叫三聲寶貝，說我要什麼東西，牠就會來的。千萬，千萬！時間已到，我也不能多說了。」小蛇說話的時候，眼淚雨一般的落下來。

小貨郎把蛇頭割下來之後，果然變成如鷄卵般大；官府無論賞他什麼東西都不要；只把蛇頭拿回家中，果然要什麼東西就來什麼東西。但是那個時候，鄉間的盜賊很多，長毛，土匪，稍微有幾個錢的人就不敢在鄉間住。所以小貨郎雖然有寶貝——蛇頭，却不能多要一些東西存着，只是用一點要一點。

小貨郎家裏沒有別的人，只有一隻大狸貓和一條棕色的大狗。貓狗每天的生活與小郎貨一樣的：山珍海錯，玉米仙丹。一天蛇頭被賊偷去了，他們都沒有東西吃，把小貨郎餓得在床上躺着不哼一聲。大棕色狗餓的在天井裏亂跑，狸貓却暗暗的投降了別人。狗在天井裏繞了幾週，去把狸貓請到他的窩內坐下，對牠說：

「貓老弟！我實在餓極了，咱的主人也餓得躺在床上不哼一聲。我們曾受過主人的大恩，現在他遭了這樣事，我們哪能袖手旁觀呢？況且我們也餓得難過。但是我雖然這樣想，却是我的腦筋非常的笨；你素來很聰明，所以把你請來，共同商酌個法子，你看可有什麼辦法沒有？」狗說着就哭起來了。

貓，看着狗說得可憐的樣子，並且自己雖然可以到別的人家去

念念經得一點剩餘食物吃，然而總不知先前吃的山珍海錯那樣美。於是用爪把嘴洗了洗說道：

『不錯，不錯！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一個人的力量太少。現在狗哥哥既然提出來，我們兩個去找尋蛇頭好吧？』

狗聽了貓說的這一段話，心裏很喜歡，萬沒想到貓今天會如此慷慨（因為普通人都說狗是忠臣，貓是奸臣。）於是把尾搖了搖說：

『承貓老弟幫助很好，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呢？我們曉得被哪一個狠心的偷了去？』

『不要緊，不要緊，待我來算算就知道了。』貓說着把眼睛閉起來，口裏和念咒似的：『子午卯酉在正南，寅辰申亥不見天，辰巳多向震宮去，未戌癸方得相見』。『狗大哥算著了，在東方二十里遠的

陳家莊，我們現在起身，到掌燈的時候就可趕到，你看如何？」
「真是一名不虛傳，」貓老弟！你比諸葛亮還要聰明幾倍。好！我們立刻就走，也不必通知主人了。」大棕色狗講完了，就和狸貓出了大門，撲奔陳家莊而去。

却說狸貓與大棕色狗出了大門，風似的走着；約行有十里路的光景，前面橫了一條五丈餘寬的河流，貓乃停住脚步道：「狗哥！又要累你了；前面這條河，你得想個法子。」狗很從容的說：「那算得什麼。來！你伏在我的身上，我把你駝過去；自家弟兄，何必客氣。」於是狗將貓駝過河去，不多時到了陳家莊。此時已近掌燈時分，莊上的人多已用過晚餐，在打麥場上乘涼。矮小的屋子內底燈光，自窗孔中射出，一點一點落在西端的大槐樹上。

「狗大哥！你在這槐樹附近候著，我先進莊去探一探消息，不要發急。」貓和狗已經走到大槐樹下。

「很好，這樣很好！不過處處要勞動你，實在對不起！好在都是爲主人的事。」

「那裏話，我去了。」貓說着就走向打麥場上，去打探消息。

「陳大戶，真走時運，前天在天井裏拾得一個有拳頭大的蛇頭，聽是說一種寶物，要什麼東西，就來什麼東西。」在場上乘涼的一位五十餘歲的農民說。

「那裏是他拾的。這個蛇頭，原來是大朋山小貨郎的，被他偷了來，聽說當日晚上他就叫出兩個女的賠着他。」口含烟管的一位小紳士在旁邊插嘴。

貓聽到這些消息，又跑到莊裏繞了幾個圈子，才回來對着狗說：

『狗哥！事情妥了，等到人靜以後，咱兩個就去偷來。』

『是的，你休息休息吧！』狗答應着。

『夜靜了，我們去吧，貓老弟？』狗忽然抬起頭來這樣說。

『好！咱們走。』

『就是這家。狗哥！』你在外面放風，我由牆上跳進去偷。貓對

狗說。

貓，跳進牆以後，就躡手躡腳的走到陳大戶的臥室，蛇頭就放在床鋪對過的一個箱子裏邊。貓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那邊來了兩隻灰色老鼠；貓乃大喊了一聲說：『你們兩個那裏走。』老鼠急忙停住脚步戰兢兢的道：『老祖宗，可憐我們老夫妻吧！家中還有十數個女兒

要我夫妻兩個養活啦。』貓乃和氣一點說：『要我饒你也不難，但必須依我一個條件。』老鼠說：『只要不吃我們，什麼條件都可以。』貓說：『沒有別的，你回去把你的兒女領出來，將這個箱子嚙一個碗口大的窟窿。』老鼠聽了，急忙回去領了一羣老鼠來；不多時，把窟窿嚙成了。貓試了一試道：『好，你去吧！』貓乃將蛇頭拖出來，到了門外對狗說：『狗哥！到手了，天快半夜，咱們回去吧！』狗子點了點頭就與貓一塊兒回來了。

不多時，貓狗回到了牠的主人——小貨郎底門外，東方已經放亮了。狗對貓說：『貓老弟！你先進去對主人說說，可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在門外。』『豈有此理！』貓說着就啣了蛇頭從陰道進去了。狗在外面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到底沒來開門，心裏就急了，用頭去撞

門。撞了一陣，只聽得小貨郎詈罵着走了出來，把門一開，張着那油光光的嘴說：「你這東西，還有臉撞門，一點事情不能幹。狸貓尙且能把蛇頭找回來，你這東西只會吃。」說着一腳踢過來。狗受了這個冤枉，真是一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只暗暗地懷恨貓不給他分辯。後來狗就失了寵，無論吃什麼，都在落後。有一天不知爲了什麼問題，狗把貓吃掉，同時又把蛇頭摔碎，自己也撞死在天井裏。小貨郎又恢復以前的乞丐生活了。

老婆婆與獼猴

許多年以前，在一個深山野嶼，住着一位老婆婆；她也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只獨自一個人，種了一畝田的紅蘿蔔。

一天，山上來了許多獼猴，將一畝田蘿蔔全拔了去，只剩下又細又小的三個。

她將三個小蘿蔔移種在自己的院子裏，心想收些子，明年再種畝田蘿蔔。

獼猴吃完了搶來的蘿蔔，還想來搶院子中的三個，急得她坐在門口，只是荷荷的大哭。

一個賣蓆的走過，問道：

「老婆婆 你爲什麼哭？」

她仰起頭咽了咽眼淚說：

「你做賣買的老叔叔！你不知道借山上的獼猴多厲害呵；他們拔去我一畝田蘿蔔，還要來搶我留得做種的三個小的呵。」

他解了三張蓆向她說：

「老婆婆！我送你三張蓆，你把這攤在樓梯上，那種『阿三』自會怕的。」

說着走了。

她想起這草蓆沒有什麼用，又是荷荷的大哭。

忽然走過賣雞蛋的，問道：

「老婆婆！你爲什麼傷心，這般的大哭？莫不是走了你的『烤背肉』」

嗎？」

她抬起頭說：

「老叔叔！我沒有兒女更沒有孫子寶貝肉；我的哭，只是爛眼睛這種東西欺人太狠呵；我一田蘿蔔全被他們拔去，他們還要來搶我想做種的三個呵。」

他聽了立刻拾了許多雞蛋送她說：

「老婆婆！你不要哭；請你把這放在灶床裏，那種眼睛爛的小東西，不僅教他眼睛爛，而且教他眼睛瞎；老婆婆！你這般年紀，可不要再傷心呵。」

說着挑着担走了。」

她想起這雞蛋不是大炮的子彈兒，沒有什麼用；而且天色快暗下

來，寂寂的深山中，只是一個人，更沒有跟她做伴的一隻烏鴉兒；於是急得她更傷心的大哭。

暮色中，匆匆的走過一個搖貨郎，他蹙了担問道：

「老婆婆！這般的天氣，你爲什麼這般的哭。」

她說道：

「我爲得獼猴哭的呵，他們不僅拔去我一畝田蘿蔔，今夜還要來搶留做種的三個；要不給他們，他們說要喫我的心肝和骨肉。」

他給了她許多縫針說：

「老婆婆！你可不要再哭了；這裏是許多縫針，請你編在蚊帳裏吧。」

說着匆匆的去了。

她想哭也無益，狒狒來終要來的；看看天已墨了，就將東西安排好，上床睡覺了。

當半夜的時候，一羣狒狒噦噦喳喳的來了，只聽得有三四個狒狒說：

『屋子裏這樣黑，讓我往灶床裏覓火去。』

他們拿着紙撚向火吹噓，那種放着的雞蛋被火一熱，個個如爆竹一般爆裂起來，活活的將二四個狒狒的眼睛爆瞎，連動彈也不能動彈，只是孜孜的亂叫。

其他的『阿三』，聽見聲音知道會黨的人受虧了，憤怒得了不得；一摸摸着樓梯，知道這可惱的老太婆睡在樓上，個個三脚兩步跑上樓去；誰知樓梯上攤着席，第一個一脚站不住，骨碌篤篤的滾下來，二

碰碰在別的身上；於是你碰我，我撞你，像山坡上一堆毛芋頭一般的滾下來；有的跌碎腦壳死了，有的跌得昏頭昏腦，動彈不得。

還有兩三個火燒屁股，他們慢慢的爬上樓去，一摸摸着眠床，大家惡狠狠的跑上去揭蚊帳，然犀利縫針，又將他們個個戳倒了。」



版權所有·翻印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
內版台業字第1193

高 職 音
第 二 冊

編著者 郭
發行人 蘇 星
出版者 廣 興

基價：五角

地址：桃園縣中壢鎮育達
電話：中壢局七
郵政劃撥帳戶一三

